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唐 李善、呂
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四十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 39
編號 D7810900

卷四十



[彩色首頁1](#)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風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以舊式

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上

班固恐帝去大悅也

固恐帝去

和帝

大悅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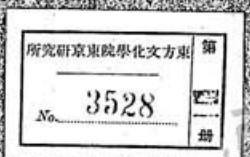
也

也

也

文選

四十一



彈事
歲殘奏記

1 2 3 4 5 6 7 8 9

卷之六十一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彈事

任彥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沖勸晉王廢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彥升到大司馬記室牋
勸進令上錢一首

舊題今上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謚濬公一卷

禪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良曰：曹景宗爲州刺史初，司州被

圍詔荊援郢二州發兵往救景宗及
荆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
邊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
景宗罪輒去州詣關泥
首待罪帝一无所問

任彥升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
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恕
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奴有刑銑曰司馬法
有前一尺无却一寸八寸曰咫漢書廷尉王
恢追撓當斬追曲行避敵也撓者顧望也
善曰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云綏却也有前
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
為綏漢書曰廷尉王恢追撓當斬
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至乃趙母

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向曰趙
使趙

括爲將軍趙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括不可使之
稱妾魏武令曰自今將征行但賞功不罰罪
深識魏武令曰自今將征行但賞功不罰罪
官爵已輕言輕於常法軍者抵罪失利者免
將使趙括爲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
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稱
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侯
將出征敗軍者抵罪非國典也其諸侯
罪失利者免官也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
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作斯在字善曰
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
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曰海漢書廣武君曰
敗于外而家受罪於內也其主身死妻
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
逆天之道者罪死家戮也臣躬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竊尋獯勲僉侵軼暫擾疆陲王師

薄伐所向風靡韓曰獯獯匈奴名也謂後魏王也師謂梁軍也善曰獯
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
我車懼其侵輒我邑杜預曰軼突毛詩曰
於讎王師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晉起居
樂而歸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
河究皆屬梁地也據軍所獲也師有功則凱
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尚書曰濟東關無一
河惟究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東關無一
戰之勞塗音途善本中罕千金之費良曰言
作塗字東關塗中皆地名罕亦无也凡起十萬之
易東關塗中皆地名罕亦无也凡起十萬之
師日費千金也善曰吳曆曰諸葛恪作東
北軍歷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
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大破
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仲舉鄖郢吳志曰
百里史記蔡澤曰自起一戰舉鄖郢吳志曰

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呼而卒衆猶非守无有二心攻圍二年无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晝夜城頽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撫其餘衆求恭冕卒不能得也潘安仁濟馬督謀曰率厲有方司馬遷書曰當思奮不顧身沂馬督謀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也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山毛詩曰鋪敦淮瀆仍執醜虜良曰漢武帝遣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後漢耿恭爲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旁有澗水可固乃掘恭仰數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揚泉示虜以爲神明引去言恭道恭都尉過於李陵將兵五千入居延北與單于戰

金城西泝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
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
也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銑曰司部司州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宋為司州也故使狡虜憑陵淹移年
歲字向曰憑陵依據也善曰杜預左
世分郢州為司州也故使狡虜憑陵淹移年
衆馮陵弊邑也恃楚也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
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善本有
轉戰無窮亟摧醜虜翰曰道恭少以勇力聞
日不能起聞戰鼓聲及病猶自力戰守城數
月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八秋霖雨洪濤
求恭屍不能得也亟斂也善曰劉璠梁典
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
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

臣景宗受命致罰善本作討不時言邁翰曰受行也致討所向善曰晉起居注曰靡言邁已見潘岳金谷集詩故使蝟謂結蟻聚水草有依良曰言景宗縱魏功臣反者靖毛而起吳志曰錢唐大帥种式聚而依水草也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王等義聚爲寇漢書曰儉狁等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銑曰按下也盤桓不進狼資助善曰魏志司馬文王征諸葛誕也六軍案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欲戰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善本作威也善曰孤城謂司州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杜預左氏傳晉溫季曰逃蹙也雖然猶應固

陵兵敗降匈奴已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丈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鑿衣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銑曰單于後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雄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也漢書宣帝詔曰傅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也豈直受降可築涉安營土而已哉向曰漢武帝使因杅將軍公孫敖築降城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因杅將軍公孫敖之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建邦啓土寔定由郢州刺史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土寔定由郢州刺史

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歟

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取
而而鄆辱也將軍曹景宗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
三關頓兵往援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荊軍至
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請戍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閼泥首待罪
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戍名也管子曰民无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農進取
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豫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劙折挫也疆場

自歎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謹按河臣
尹便純云云然以主為句臣當下讀也臣
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
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
遘茲多幸銑曰言拔自行陣之間也遘遇也
非分而得謂之多幸善曰漢書
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獲獸何勤向曰漢高祖曰獵者追蹤殺獸者
狗也而發蹤指示人也言景宗指
蹤非擬蕭何獲獸勤勞不同善曰漢
書曰上封蕭何爲驃侯功臣皆曰蕭何未
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
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者狗也而發蹤指
示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
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也
賞茂通侯榮高列將翰曰茂重也善曰漢
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

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
甲向日棄甲退敵也。善曰史記曰沛令閉
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
腹棄甲而復其生曹死蔡優當劣字本作若
惟此人斯有覲面目。韞曰人斯譜景宗也。
何入斯居河之謂又曰有覲面目視人罔極
毛萇曰覲姑也鄭玄曰汝姑然有面目也。
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濟曰劉興將數百騎
詔書到興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國家坐知
千里也。善曰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
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
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
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
也。魏武置法案以從事諸將征伐皆以新書

子位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侯見序列。」
方言曰：「賁澹丁裁弛式鍾鼎遽列，澹，賁之後也。」
列班曰：「賁澹丁裁弛式鍾鼎遽列，澹，賁之後也。」
善曰：「適也。」
左傳曰：「弛廢也。」
齊侯使叔仲為御辭曰：「弛善也。」
擊鐘鼎食貴事也。遽疾也。
於負擔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鐘，謂之施。」
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
又曰：「晉悼公和家。」
曰：「賁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景宗無此功勳而亦當此賜也。」
善曰：「左氏傳曰：「良曰：魏絳爲晉悼公和。」
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
景宗之身負君之恩也。為國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踵，趙歧曰：「跋至也。」
苦戰以膏血塗原草，豈宜有辭。」
喻巴蜀曰：「大丈丈恬然無為與造化，謂之言。」
淮南子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

縱逸久憲諸夏也良曰逆胡後魏也諸夏中國傳劉曜繼逸西都漢書匈奴進表曰逆賛曰久矣夷狄之為患聖朝乃顧將一車書銑曰聖朝謂梁也乃顧謂春顧天下也右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西顧關善本作辱非所向曰慙傷也司州之人致字也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陵厚於非所也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憐曰載則矜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良曰肅敬憲法也善曰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邪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臣謹以劾胡代反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書

從事從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
者克捷違教故能出必以律鎰銖無爽銖曰善
者負敗也也以律鎰銖輕重也爽差也善曰周易
師出以律鎰銖輕重也爽差也善曰周易
曰師出以律鎰銖輕重也爽差也善曰周易
書刪通說韓信曰非世人所能出也善曰漢書
謀也不世出言非世人所能出也善曰漢書
也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
趙翰曰出征者必察廟筭吉凶而後行善曰
趙充國頑曰料敵制勝威無與亢西征賦曰
彼雖衆其焉用故取制於廟筭孫子曰夫未
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得筭多惟此肅固
理絕言提濟曰肅固謂景宗也詩云匪面命
也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不可與言
庸固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自逆胡

軍佐職僚偏裨裨將帥將結胡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銑皆小將也僚官也偏裨沾也

咎罪也謂隨所犯之事臣謹奉白簡以聞向曰簡略狀也

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翰曰稽首

至手謂拜表

奏彈劉整一首

善曰沈約齊紀曰整宋

持節都督交廣越三洲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九毓育字孤家無常子

良曰後漢馬援事寡

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晉記毓敦睦九族充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善

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見王隱晉書曰汜毓字稚春濟北人

也敦睦九族青士流其家義善本義上有士

兒死常母衣無常主也義是以二字士

節夫聞之有立

錢曰有立謂立志也

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

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

夫懷節固漢書贊曰孟子亦曰聞伯夷之

風懷夫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為稱去首善曰公羊傳

以為義談封禪書曰永矣而常爲稱首也

去首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

列傳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

善本作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

子當百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弟溫仍留
奴自使善本有伯字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
錢並不分送寅第二度息師利去歲十月往
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
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善本無隔箔字攘拳大罵突
進屋善本作房字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
九日夜婢來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本
字有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善本有共字母并奴婢
等六人來共善本無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
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善
本

有亡字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云父
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賦字
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善本作亡寅後第二弟
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
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送其奴當百先是衆
奴善本有整字兄弟未善本無分財之前整兄寅
以當百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
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百仍使上
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庚後分奴婢唯餘婢
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百又應屬

衆整意貪得當百推綠草與送整親當百行
善本无行字還擬欲自取當百遂經七年不返整
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
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送寅妻范云
當百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送當百天監二年
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
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
采音劉善本有整字兄善本有寅字弟善本有二息師利去年
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
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

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
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无云字失車
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送道是采音所偷
整聞聲仍打送范喚善本无喚字問何意打我兒
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闈箔與范相罵婢
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善本作志等
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善本作母字左右整語采音
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
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
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善本无苟奴字列稱善本稱

字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

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羅米

遇善本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

登善本有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湏復取

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

奴仍隨逐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

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百教子列標

作標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

予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

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

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繼善本應洗之源委

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

善曰引之令明刪此文太略故詳臣謹案新除中軍參

軍臣劉整閭闇闔合善也聞草小人也名教

謂士君子也絕棄也向曰閭

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闇歷諸侯吊

屈原曰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闇歷諸侯吊

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子

樂地何為乃爾善曰漢書曰班伯出

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統袴善曰韓

謂外戚驕奢之服也善曰漢書曰班伯出

與王許子弟為羣在善曰齊朝后妃之親也謂襦統袴之間非其好也

濟曰饗罪也稔熟也側目言惡之甚也

左氏傳長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善

卷之四

十一

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桀同誅。漢書音義曰：列侯宗室見至都側目也。理絕通謂大罵也。豈也。良曰：禮嫂叔不通問，故云理絕肆陳也。醜辭謂罵言善。

老弱向曰後漢辭乞母篤行集子求異吾
我共事久矣汝不能使田廬取其荒頽者曰
吾少時所理意所戀矣器物取其朽敗者曰
我素所服習所安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汝南薛荅字孟肅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
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
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
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
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高鳳
自穢爭訟寡嫂著聞曰後漢高鳳南陽人聲名
自穢爭訟寡嫂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

自非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訴與寡嫂爭訟遂
不仕善曰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
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
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與寡嫂訴訟
田遂不未見孟嘗之深心唯斂文通之僞迹
仕也向曰蓋嘗薛包字文通高鳳字善曰顏延
年詠向秀曰深心詭毫素衷彥伯名臣頌曰

迹爲昔人睦親衣無常主良曰衣無常也善曰顧則延年陶徵士誅曰睦親之整之撫姪食有故行衣无常主已見上文

人良曰公孫弘爲漢丞相故入高賀從之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跣爲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焉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慤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士疑何其外矯焉弘數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酒家折券棄債六斛四斗為鐘十斗為鍾度言嫂雖負鍾度之多亦宜折券不論而贊酒歲更而酒家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金十則鍾杜預曰六斛四斗也乞或論語帷裳也米而取嫂車帷爲質言整之罪深禡爲六斗善曰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每貢酒歲更而酒家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金十則鍾杜預曰六斛四斗也乞或論語

不能折契鍾庾而禡占帷交質

徵二反漢高帝貢

注棠婦曰十六斗爲庾詩曰漸車帷裳毛長曰帷棠謂襜褕爲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交質鄭玄曰帷裳也方言曰江伯怨王曰无之故周鄭交質鄭人之無情

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紳冕向曰

情衣冠也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曰人故無嵇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臣等參議請以

見事免整新善本作除官輒勒外善本有付

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

官悉以付善本作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

欄善本无龍牽請付獄測實善本有宗長及

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

臣貳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為齊春秋

日永平八年
善註同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
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
不婚垂稱往烈良曰左傳云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之人問其故太子曰人情有偶齊大非偶也

疑為京兆尹霍光發以女妻之不疑畏其盛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故太
子曰入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
疑為京兆尹霍光發以女妻之不疑畏其盛

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膺若乃交
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巡致仕本作竊
二族之和辨伉儷苦合之義升降农鳥爪切善

隆誠非一揆銳曰二族夫妻二姓也伉合相
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
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
歸俗吳都賦曰家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
聖其揆一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向曰使有
善曰尚書曰八音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昌
克諧無相奪倫晉文公曰秦晉匹也何以
反我涇水清渭水濁舛猶雜也善曰左氏
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入懷
羸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秦晉西也何以
以卑我孫縡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教

彫衰

善曰：答賓戲

衣冠之族

善曰：范曄曰

左氏傳

鄭莊公曰：周失其御

姻姪

亞

淪雜罔計廝

斯

毛詩曰：淪渙也罔無也廝靡皆賤人也

毛詩曰：瓊瑣姻姪則无斁仕毛萇曰

貢

販鬻

鬻祖曾以爲賈

古

毛詩曰：諭養卒如淳也廝幾也

良曰：以祖曾之高門嫁子女而取財利有

道

賈曰：周禮注曰居賣

賈物

良曰：周禮注曰居賣

目

張目

丁德禮

安國尚書傳曰：荀神祇之我昭求明

賈物

毛詩曰：不韙

毛詩曰：明目

毛詩曰：昭求明

畏

韙厚也

上代德業也

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幽通賦

畏

向曰：胤嗣謂

向曰：胤嗣謂

向曰：胤嗣謂

業

謂

叔向曰：樂郤原降在阜

杜預曰：晉舊臣傳

業

向曰：胤嗣謂

向曰：胤嗣謂

向曰：胤嗣謂

業

謂

之族既壯而室竊皆莫非阜

杜預曰：禮三妻十

業

向曰：胤嗣謂

向曰：胤嗣謂

向曰：胤嗣謂

業

謂

之可懷

晉大夫其家皆

業

向曰：胤嗣謂

向曰：胤嗣謂

向曰：胤嗣謂

業

謂

之達業

樂郤之家前微未遠

業

向曰：胤嗣謂

向曰：胤嗣謂

向曰：胤嗣謂

業

謂

也

也

業

向曰：胤嗣謂

向曰：胤嗣謂

向曰：胤嗣

子也私大革改憲法也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雖除舊布

所以除舊布新也

尚書曰商俗靡

善曰左氏傳

曰彗

新而斯風未殄向曰珍滅也有星孛于大辰申酉曰左氏傳

所以除舊布新也

尚書曰商俗靡

善曰左氏傳

曰彗

也

也屏風故言負扆南向謂雜婚也斧依為斧文屏風也

也

言也

也

也

也

負扆於興言思清敝俗者也翰曰扆屏風所居後有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公翰曰雅為右僕射周禮八命作牧王春之八命亦善曰檮道鸞晉陽春秋曰王雅字三鄭司農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茂德東海郡人為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也

祖少卿內侍帷幄帷幄曰少卿為侍中常侍父祖少卿內侍帷幄謂在天子左右也父

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良曰璿為東宮官采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盛陳郡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也

源頗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鏡曰諸府諸禁也源預列此官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應劭漢書注而託姻好

秦唯利結字善本作唯利是求相絕秦曰秦與晉侯使呂

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善曰孝經鈞命先入源人身在遠向曰在遠謂名踰行慶

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舒對漢書董仲舒對漢書董仲厚祿而食音義曰明其等曰閼精功曰閼也見璋之任

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閭主簿善曰漢書朱傳曰王卿憂公齊閭閼謂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閼精功曰閼也見璋之任

議判與善本有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有令譽稍歷侍中吳郡太守源父子因共詳

聘周禮善曰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女源先喪婦又以所聘

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蕭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善曰魏志曰蕭寵爲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爽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

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舒對漢書董仲厚祿而食音義曰明其等曰閼精功曰閼也見璋之任

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閭主簿善曰漢書朱傳曰王卿憂公齊閭閼謂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閼精功曰閼也見璋之任

議判與善本有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有令譽稍歷侍中吳郡太守源父子因共詳

聘周禮善曰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女源先喪婦又以所聘

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

納勝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牘第

良曰腰者

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良曰媵也儀禮云女嫁母施衿結帨帳帶也牀第帳之間也言買妾納媵本因聘婦之資而取之今源以嫁女之財而納妾成帷房之私罪甚也善曰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名其姓則卜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鄭玄曰帨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聃鵠之貴趙孟曰牀第之簷也杜預曰第簷也鄙情贅之銳行造言不踰闈

點世塵家將被比屋

翰曰翦除之代源本塵封也

此風被及也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

善曰尚書宜寘以明科黜之

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

心於來日

濟曰謂復如伍等也已

善曰尚

書曰婚姻革改也

子曰宋昭公易行

謂復如此婚姻革改也

善曰王氏也

方媾也

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

視事如故止視事使良曰言禁

視事如故止視事使

其視事之法當如善曰言禁

如故事也

言禁源官品應黃

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一首

楊德祖

銑曰典略才博舉孝廉除郎中祖

丞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事抱

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

下爭與交好是時臨淄侯才捷

愛辛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

乃收殺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

善曰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子以下尉

龐子謙恭才博自魏太子以下尉

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

諜言義交關諸侯乃發之後漏

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

使係仰之情深耶

向曰彌終也豈由言豈不

詩傳曰擯辱嘉命蔚矣其文

翰曰蔚盛也辱汚也嘉

傳終也

擯辱嘉命蔚矣其文

</

善曰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濟頌魯頌猶詠也詩有大雅小雅商若仲

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異域徐劉之顯青豫
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也良曰仲宣壞故云
漢表陳琳屬於袁氏故云異域徐幹昌於高
密故云青劉植游於許京故云顯於豫應璩
時居於汝頴太祖食邑故云魏此疊植書孔璋
善曰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
窘身袁氏故云異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
也公幹論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頴汝
頴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良曰周章馳逐王粲字
故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此答善曰尚書
曰樹之風聲家語曰允子出乎四門周章遠

望曹植書曰足下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
高視於上京也旦之資有聖善之教向曰體同也發武王名
謂植父武帝也善曰叢武王名也旦周公名資用也聖善
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
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
我無遠近觀者徒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布昭明
令人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布昭明
懿義也贊佐也大業父業也善曰毛詩曰
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易曰
桓譚曰楊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
富之謂今乃含玉超陳度越數子矣漢書曰
大業也

故莫如所出

曰自然

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

作若成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湏少留

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

矣良曰孰事謂植也尊叢之故不指斥而託

日仲尼日月無得而踰焉比植文童不可及

也善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

得而踰焉是又命脩辭不爲也又命作暑賦脩雖造

善終日不敢獻亦由見西施之美自憎其惡

又作大暑賦而脩亦命脩爲之而脩辭讓植

書曰越王勾節義女西施鄭玄

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

伏想執事不知

其然猥受顧錫教使之刊定復相知玄吾文耶

是使脩刊定也脩以无能頓受眷顧賜命矣

頓錫賜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

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本善

有然弟子拊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

以殊絕凡庸也

與共也不獨有也至於為春

秋筆則筆削則

王聘天下辨通之士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

都市懸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

此皆聖賢用心高大以殊於凡庸之所由致

也卓犖高大之貌大善曰史記曰孔子在位

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

秋筆則筆削則

漢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皆布之

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辨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

布之都懸千金以示衆士而莫能體具而言微也。今濟

植書云今徃僕少小所著賦一通相與更經孔子刪定與詩之風雅无異焉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殊微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上著一書悔其少失作良曰植書云楊雄猶云壯夫不爲雄法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是悔其少作也子雲雄字也與脩同姓故云脩家著一書即法言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曰楊雄猶稱壯夫不爲楊銑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鴻鵠詩言如雄言則此二人皆有過也善曰毛詩序曰七壯夫不爲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譽耶

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之言者而吉父羨仲山甫之德未詳德祖何以作君侯忘聖賢之顯述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向曰鄙宗過言謂壯夫不為也謂之過善曰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日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義量素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諭曰魏頸追秦於輔氏其勲銘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爲于景鍾書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謂蕃侯猶庶幾戮力以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以輸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哉故脩以此言答也善曰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京賦曰忘經國之長基封禪書曰飛英聲國語晉悼公曰昔之路之役秦來圖敗功晉魏顆以其身却退

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其勳銘于景鍾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昭
帛傳遺後孫也輒受所惠竊備蒙瞍叟誦詠而
已濟曰所惠謂賜文章也言已備誦詠之人
瞍奏敢望惠施以忝莊氏不暫侍惠子之知
我再也脩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
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
者也故引之善曰曹植書曰季緒璣璣何
其言之不懸恃惠子之知我也
足以云銑曰植書云劉季緒好詠詞文章脩
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反荅造
植書曰劉季緒好詠詞文章魏志曰
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

向曰文章志云繁欽字休伯
頴川入少以辨知爲丞相主

繁休伯薄文章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事
還牋與余其文甚麗繁步何
人少以文章辯知名以豫州從事
人善曰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
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
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
訪車子能嘆轉與笳同音欽牋還
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近屢
奉牋不足自宣湏諸鼓吹廣求異伎時都尉
薛訪車子年始十四翰曰鼓吹音樂也伎能
也都尉官名薛訪車子能

孫姓

名善

曰左氏傳

曰叔

商獲麟

能喉轉引聲與笳

能

喉轉引聲與笳

能

同音

管也

笳

白上

呈見

果如

其言

良曰

上也

文帝

主

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

濟

也

壤

氣內轉哀聲

善本

外激大

不抗越細

不幽散

聲悲舊笳曲

善常均

絕也

抗高

越過也

幽

散

善曰廣雅曰抗高也

樂汁

圖

徵

聖人往

矣

宋均

善曰長八尺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

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

向

黃向曰

門

更也

變曲會

樂官名溫胡姓名也

迭更也

變曲會

也

善

善曰漢書曰鄭聲充集黃門集樂之所已見

長

善

笛賦桓譚雜論曰漢之主內置黃門工倡也

自初呈試中間二旬

向曰

黃門

樂之會

也

善

胡欲儂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
已不能善曰儂欺尚勝竭盡匱乏也
善曰能勝
叔向善曰王欲儂
叔向善曰不知而不能也
叔向善曰其所不知而不能也
不可勝窮優游變善本作
化餘弄未盡化良曰
弄曲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善曰暨
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
溪流泉東逝同坐仰藪觀者俯聽莫不陔泣
豔濟曰北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皆能唉轉
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
陰涼悲懷慷慨銘曰衽衣衿法流顏陰墜也
慷慨數息貌善曰說文

衿也自左驥都史姪紺饗姐名倡向

奴

蹇姐

名倡

史姪

蹇姐

夔皆樂人名倡樂也

善

曰魏志曰文帝令杜

夔

其史

姪

蹇姐

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

翰曰詭奇

也

善

曰詭奇

以

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

善

說文曰詭變也

善

也

竊惟

聖體無愛好竒

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多所愛也

善曰

善

也

私

是

也

斯調

善

也

私

喜之樂蓋亦無量

銖曰御進竟也

事謂西征及

美言之與

也

及

日得臣寓目焉詩曰吉甫宴喜欽死罪死罪

善曰左氏傳

事謂西征及

美言之與

也

及

答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

向曰文

章志曰陳琳字孔璋

使典密室

酒記

東阿王曹植也善注同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

翰曰辱命

謂得植書粲然明白貌也

故云君侯

高俗言才高過一代

濟曰王即諸侯

也故云君侯高俗言才高過一代

青萍干將

皆劍名也善曰漢書爰盎諫文帝曰陛下

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固

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

視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

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

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

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

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良及論曰青萍砥礪

也

也

也

也

於鋒鍔宦丁剖犧於用刀越絕書曰
冶子干將爲鐵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歐
錄試物不知然以之繕履曾不如兩錢之錐
今子持鐵乘舟子所能也若試與我東說諸侯
所以貴於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截也皆謂
植之才藝同於此矣善曰說苑曰匣間過
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
能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
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繕履曾不如兩錢之錐
今子持鐵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
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无異於未
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
辭屈耶者貴於立斷曰尚干此乃天然異稟非鑽
將莫耶而去故所以尚干此乃天然異稟非鑽
銑曰顏回曰鑽之彌堅而高鑽之說

仰者所庶幾也

銑曰顏回曰鑽之文堅而且高鑽之說

仰者終不可近而致之善曰言天性自然
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論語
高鑽之彌堅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鹽絕
煥炳向曰炎絕煥炳言文詞光明也
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譬猶飛兔
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駿馬可
得齊足韓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
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驥裹古之駿馬也流
星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
日驥驥偃蹇而齊足

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

齊曰白雪綠水楚之善

比上曲也比植文也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
其文具植文之美而覺已文之惡矣善
之曲淮南子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水
之曲也比植文也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
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曲也比植文也東
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

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下里巴人也。戴懽則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良曰：也懽言美之也。韞櫝櫝匱玩珍耽好也。為吟謂而戴言論語顏淵曰：夫子傳我以既見復關戴笑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

答魏太子牋一首

善曰：魏略曰：魏子與質書。質故

琳死罪死罪

吳季重

銑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善曰：魏志吳質齊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魏略曰：質字季重為朝歌

長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

恩哀之降

善本作隆字

形於文墨向曰：手命謂太

書云：二三諸友零落略盡

此退亡慮存者也。形見也。日月冉冉歲不與

我

蘇曰：舟疾行貌不與我言不留也。

李陵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

不與我不我

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

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良曰：謂太子所謂在

也廁列也衆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

而行也。善曰：漢書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漢

書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

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漢

為壽如淳曰：上為稱壽也。

自謂可終始相報保善本作並

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
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試
誠善本作如言不遂謂皆死不遂其才志凡此數子於雍
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虜羣下鼎沸
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向
雍容善和貌虞度也有度謂寇至也輻至言
衆如車輻之湊於轂也羽檄徵兵之書
曰西京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
從容漢書田延年曰羣下昂沸社稷將領又
息夫弟上疏曰軍書交馳而狎至徃者孝武之世文
章為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
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徃者孝武之世文

陳之傳也翰類也孝武漢帝也阮瑀陳琳也傳
根持論上頗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
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濟
嚴助吾丘壽王甚見任用後淮南王反與助
等相連皆棄市善曰漢書曰唯嚴助與吾
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棄
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某與聞之也良
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良
言徐幹比之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
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而今各逝
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
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而今各逝
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銑曰謂後俊者也謂後

子云後生可畏善曰服鳥賦曰化為異物
又何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

伏惟所天惟所天字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

章之圓

善本作圓

子也言以文章典籍爲場圓而優游

休息於其間也善曰荅賓戲曰真婆娑乎
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圓項代曰場圓講

藝之

慶也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

文奮矣

向曰抗高也摛亦發也藻文也鸞龍

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鸞龍鱗

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荅賓戲曰摛藻如春

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

傳武仲下筆不休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

向曰更始封漢光武爲蕭王

十時在軍中太子書云吾德不及蕭王年與

之齊矣故質以此答之百謂勝百倍也

向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

曰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

東

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爲蕭王漢書
劉向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也
此衆議可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

向曰同

易曰然也善曰周然年歲若墜今貨

善本有已字

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

易曰同聲相應善曰周然年歲若墜今貨

善本有已字

生善本作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

易曰同聲相應善曰周然年歲若墜今貨

善本有已字

散難可再遇盛年一遇實不可追臣幸得下

易曰同聲相應善曰周然年歲若墜今貨

善本有已字

愚之才值風雲之會

濟聖人作而萬物覩言

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慎游宴之

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勑正也慎游宴之

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慎游宴之

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慎游宴之

已與太子幸得同此際會也

上智下愚不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子曰雲從龍風從虎

時邁齒載侍猶啓觸曾奮首展其割裂之用

也

良曰邁往齒年載大也觸曾奮首割裂謂

也

冒鋒刃甘死而效其用以報德焉善曰

懷

音妻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寧孔謂齊

也

侯曰伯舅耋老杜預曰七十曰耋也不勝懷

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向曰質遷爲元城令之官

遷鄴辭太子

吳季重

善曰魏略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

幾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

華燈

韓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進也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藏廣雅曰耀靈日雖虞卿適趙

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

濟平原書曰寡人聞君高義願為布衣之交

虞卿

說趙孝成王一見贈黃金百鎰秦昭王

遺君

幸遇寡人願與君一見贈黃金百鎰秦昭王

君

君幸遇寡人願與君一見贈黃金百鎰秦昭王

卷也

千金言多也淳沉也觴酒器也言此不入

能過已

受太子之賜及宴樂之事說趙孝成王善曰見文

記曰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善曰見文

賜金

百鎰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

秦昭王

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

安國

不記醉時所言恐有虧失善曰孔即以

也

尚書傳曰沈謂醉宴也頓猶弊也孔即以

後漢書

三

五月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浅

之教化謂前人善

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陰謀欲殺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

漢書曰柏人高祖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柏人高祖曰
柏入者迫於人也去不宿故云所忌善曰相
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
漢書曰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相
高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
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相
心動問縣名曰柏人高祖曰相
也去柏宿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
陰之奇謫亮成安之失策濟曰漸漬泯也漢使韓
界宇居也漢使韓

信擊趙信使窺之知趙相歲安君陳餘不用
李左車之計乃引兵來至井陘口選輕騎二
千持赤幟從間道篠山而望趙軍又使萬人
先行皆水陣平旦信遣大將旗鼓出井陘口
大戰良久信棄旗鼓走水上復疾戰趙軍空
壁爭信旗鼓筭山二千人入趙壁拔趙幟立
漢赤幟趙軍望之大驚乃亂敗遂斬成安泜
水上信後為淮陰侯喟然歎聲亮信也不用
左車之言而敗故云失策也善曰漢書常
山郡元氏縣有泜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
入黃河泜音脂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
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
竒謂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
之策謂不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想良曰
之風良曰廉頗藺相如趙善曰廉頗藺相
如俱趙邯鄲趙所都也善曰廉頗藺相
將也東接鉅鹿想存字善本作李齊之流良曰
帝問馯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
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食飯

同毛詩序至於奉導科教班揚明令下無
殊味情性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善本作傑字
有作福作威无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懔懔
有庶幾之心良曰賦布也威福擅作威福於
人者懔懔敬貌庶幾慕近也
善曰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
遺訓而答於故實孔安國尚書傳曰懔懔危
貌懼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
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
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銑曰漢嚴助
為中大夫得數
侍從從容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
年賜詔曰君嚴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
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許最詔許因留拜
侍中也故云皆克復舊任軌迹也今不然者

未嘗不思之鉅鹿縣名也善曰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都人士女服廉也左車即李左車安君曰聞漢將韓信兵三萬人絕其輪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而質闇弱無以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蓋之善曰闇弱謙也荅臨也若乃邁德種首善曰闇行豫樂也濟曰邁行豫樂也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輿種德風聲已見上文詩曰尔公尔侯逸豫無

質自言未得重入侍與彼異也。善曰漢書曰嚴助爲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爲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戢承明之廬出焉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格五年計最詔許召待詔拜侍中後爲東郡尉復徵入爲夫侍郎大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敵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曾臆固結无奇矣陳咸爲南陽太守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之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故云憤積是也。善曰漢書曰張敞爲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也。善曰漢書曰張敞爲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也。善曰漢書曰陳咸字子康爲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之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善本作又恨美後竟入爲少府也。善本作又曰陳湯字子公也。善本作被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顯字。善本作左右之勤

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古今一揆
知來者不如今謂已情亦與張敵陳咸相類
也善曰爾雅曰賈易也論語曰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良曰觀質死
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見也

為鄭仲勸晉王牋一首

校皆
阮籍為
府勸進
其辭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銣曰嘉命即魏冊命竊聞明

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

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向曰善曰漢書從武也

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

昔伊尹有

莘氏之媵證由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韓曰伊尹欲干湯乃爲有莘氏媵臣立以爲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爲有莘氏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

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爲有莘氏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

葉光宅曲阜奄有龜蒙韓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

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

莘氏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韓曰呂尚钓鱼於磻溪故云

鴻臚者文王用以爲師武王伐殷用其計左杖王

封於齊都營丘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週

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武王東伐師尚父左仗黃

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

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

啟士宇跨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

數善曰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踧踖也然賢哲之士猶

以為義談善曰義談已見上文

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

明德濟曰先相謂宣帝爲魏丞相也世有言不絕也善曰王隱晉書宣記曰天策命上為相國又景記曰天子策上焉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相

翼良曰綏安也宣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无謗言所

霸以復也前後明公西征靈川北臨沙漠榆中以

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作民本無謗言烈昭宣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无謗言所

震驚也東馳內向皆來朝服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到靈州擊大破之汝模榆中皆邊地名

郡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

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僰東馳

秦封禪文曰昆蟲闐澤迴首面內劇東誅叛逆

全軍獨冠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三越向反上親臨圍之葛

吳遣唐咨王祚自守老子親至吳請救

衆器仗軍實之兵也萬萬計言多也加陵也南海吳界懾利闔

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

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遣唐咨王祚來應

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漢書有三字內康寧奇懾

越鄭璞謂吳越及南越字也漢書有三字內康寧奇懾

謂吳越及南越字也漢書有三字內康寧奇懾

不作韓曰寧安作起也苛慝繁惡之政

曰過秦論曰芑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善

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慝也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濟曰殊俗遠方東夷東善康以范韓後漢書曰東夷自少故聖上覽乃善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明公宜承聖章周易曰善曰毛詩曰率由舊章即信也天人謂天意人事也善曰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桓子曰軍志云允當類國士嘉祐如此謂晉原之地魏巍維之向外協同靡偃靡違翰曰協合靡不偃譽失也內歸元功盛勲光如彼國土嘉祐巍巍如此向曰元大也光明貌如彼謂破姜維之內

由斯征伐則可善本朝有服濟江掃除吳會由從國語此也吳會吳地名掃除謂滅吳也善曰河而无怵惕西塞言滅蜀也望祀謂祭此山焉文事勝矣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向曰岷山馬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山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牲赤牛犢塞謂報神并天下令祠官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廻戈弭節以麾天下一也弭按也麾天下謂平羌楚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不肅齊公謀父曰蕭何近也善曰國語蔡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无不服也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勲超于桓文良曰皆虞舜輔翼周室而公超越之然後臨滄洲而

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

濟曰受

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
封爵後立功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

濟曰受言

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濟曰言
封爵後立功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舜於
上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曰余有幽憂之疾未
暇理天下也堯朝許由於沛澤曰請屬天下
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揖謝宵讓也善曰下
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
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伯或
謂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
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也

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首

謝玄暉

濟曰眺爲隨王府文學世祖

牋辭隨王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爲隨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牋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

牋辭隨王也善曰蕭子顯齊書
曰謝朓爲隨王子隆府文學世祖
勅朓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
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
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駕蹇之乘希沃若而中
眺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叅軍眺聞潢汙上黃下烏
良曰潢汙雨木也蹇跛也沃若良馬行貌
疲言此水雖欲朝宗于海此馬欲希良馬之
小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已所以終莫遂也
行必見竭涸蹇殆无由致也自喻策鄙才強
善曰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
朝宗于海班固王命論曰駕蹇之乘不聘千
里之塗王逸芝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
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
維駱六轡沃若調柔也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歧
沃若調柔也

路西東或以嗚 善本作歎 **唶**

烏落合反謂秋也

謂別也

惆悵嗚咽皆悲傷也

皐犧川原岐路

與臯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

哀又謂顏回曰山林

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

曰惆悵予弓其可

自憐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見於孟嘗

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

爲之嗚咽流淚歎與嗚同恐況字本作

善本作乃服義徒擁歸志莫

從王向曰言服習王之道義但以擁塞使我歸

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善曰楚辭曰朝覲莫從邈若

墜雨翩似秋帶

帝帶去於樹喻已別王也邈遠

落樹邈然

善曰潘岳楊氏七哀詩曰雲散水墜成為兩

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

葉帶言遇休明之代容受我不肖之人同於山川之

川受納良曰川澤納汚山數藏疾言遇休明

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又伯宗曰川澤納汚山

數藏疾

書陰符太公曰好用小善不得真賢故捨未

寢采一个抽揚小善

善曰尚書秦穆公如有一介臣周

也蔡邕玄表賦曰庶小善之有益

也梁孝王有兔園詩曰九月築塲

對場圃奉筆免園

銓曰捨未罷耕也場圃

也梁孝王好宮室苑圃之樂築免

也梁孝王好宮室苑圃請事於王

濟善曰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

屬天地休明山

濟善曰皆謙詞也言不足數也

也梁孝王好宮室苑圃請事於王

濟善曰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

也梁孝王好宮室苑圃請事於王

國軍荆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既入安
浮震澤底莫辭曰過夏首而西尚書曰三江也孔

容讌語旃旌曰謂從行也契闊勤苦也戎兵也周

禮九旗通昴日旃劉向七言曰讌處從容長

觀詩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夸長

學託乘於後車謂朝夕遊王門不可曳長裾乎魏文帝書云長

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魏文帝書云長

吳質書曰文學託乘於後車謂朝夕遊王門不可曳長裾乎魏文帝書云長

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芳名晞全身乎九陽晞長

涯涘良曰言沫王之德深故不測崖際也

乾也善曰曹植豔歌行曰長者賜顏色無九陽晞

上書曰朝濯髮於湯谷余髮乎九陽晞九陽晞

莊子曰鯤化而爲鵬海運將徙於南溟又謂監河侯曰

鰐鑿肌骨而不忘逝往也謂監河侯曰九陽晞

膽論心陳思王責躬表曰抱釁歸蕃刻肌銘九陽晞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向日寤覺也莊子云九陽晞

周易觀化爲鵬海運將徙於南溟又謂監河侯曰九陽晞

莊子曰鯤化而爲鵬海運將徙於南溟又謂監河侯曰九陽晞

周易視車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滄溟未九陽晞

侯於南溟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

周易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滄溟未九陽晞

周易若鷗鷺之鳥也謂監河侯曰九陽晞

周易若鷗鷺之鳥也謂監河侯曰九陽晞

臣旅翻皆自喻也善曰若江湖之魚渤海皆以喻王波九陽晞

鳥之清切藩房寂寥舊葦謂王府也葦柴門也九陽晞

謂眺舊所居也
善曰藩房王府舊草堂舍也劉楨贈徐幹詩

傳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左氏人皆陵其上也輕舟反向而望心

素吊影獨留良曰別王乘輕舟反向而望心

則留輕舟矣善曰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

曰浮輕舟而上溯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吊

瀛深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无

死尚能復來楚辭云過夏首以西浮顧龍門

也莊子徐无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

而不见言已想望於王猶白雲在天既與王

闌猶龍門不見善曰王逸曰龍門楚東門

也莊子徐无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

所嘗見於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

人乎去國中而喜及晉年也見似入者而

久喜矣不亦去人滋深乎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

蓬心於秋實濟曰朱邸謂王在京之邸朱其

預異王入朝而已候於江渚也杜少陵方幵效

桃李秋取其實也史記曰諸侯朝天子同於此子而

惠之所立舍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謂

夫韓詩外傳曰夫春如其簪履或存亡

哀言不忘於舊也楚昭王亡其蹕履已行三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少

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晉文公至河令席蓐捐之舅犯哭曰席蓐所卧也而君

棄之臣不暇哀衽席單席也而亡簪哭甚韓詩外

賈子曰：「夢昭王亡其蹻，履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席棄席也。韓子曰：「文公至河命席，擇臣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在席單席也。雖捐之，寡犯聞之曰：席禪所卧也。而君棄之，雖不知涕泣之橫集，不任犬馬之誠。」善曰：史記張良謂朱蹕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楚辭曰：思義人兮攬涕而安胎。又曰：涕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靖王曰：劉瑞梁典曰：宣德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也。」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升向曰齊宣德皇后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司馬錄尚書事
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昉到官而謝善曰劉瑞梁典曰宣德太后

記室叅軍事任昉死罪伏承以今月令
辰肅應善本作典冊翰曰令善辰時肅敬膺當也典冊謂受大司馬
善曰劉歆甘泉賦被曰擇吉日之令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濟曰也
以德顯朱浮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剖符封侯或朱浮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爲功
高天含生之倫庇身有地良曰含生有生之類庇託也善曰之

教君子將二十年銑曰君子謂高祖與昉有舊也善曰魏文帝令曰：「吾訖士人之末，改之音古詩曰：「丘幸聞咳之音古詩曰：「莊列曾受教君子恭，謂光益於己也。」善曰：「莊向曰：「膝視也。恩飾有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之音古詩曰：「莊

明曉以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翰曰顧知以言懷惠自

意德也其友謂狼瞫曰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昔

善謹豈謂多幸斯言提契

善本作苦結切善本作挈字之旨形乎

濟曰始高祖遇昉于

竟陵王於西邸從容曰我登三府當以鄉為騎室昉亦戲高祖曰我登三府當以鄉為騎

兵以高祖善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嘉宴乃謂於竟陵王席也緒未也提挈謂許以嘉

為記室也旨意也形是謹戰渝猶變也善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容

謂昉曰我若登三府當以鄉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府當以鄉為騎兵高祖善騎

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魚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斷養卒謂曰

兩已見上文詩曰寔命不渝毛長曰渝變兮多幸已見上文詩曰寔命不渝毛長曰渝變兮多

兩已見上文詩曰寔命不渝毛長曰渝變兮多幸已見上文詩曰寔命不渝毛長曰渝變兮多

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

良曰言誤謬不能

而仕齊是淪沒於驕君之餌食也善曰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

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桓生欲借書嗣報曰不絰聖入之網不羈

餌君之湯沐具而非吊大廈構而相歡作賀

度字成銳曰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蠟風相吊大

非復相吊也高祖既成大業而得相歡也

而燕雀相賀此高祖殺東昏侯以吊大

謂高祖別也高祖既成大業而得相歡也

楚辭曰遂古之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

戴尹周公輔佐殷周也桓文謂齊桓晉文之

翼

善曰上林賦曰齊桓曾不足使扶轂神功無紀作物
獵賦曰齊桓曾不足使扶轂神功無紀述造何稱化濟曰謂高祖如神妙之功無能紀述造

者聖入无名不立名於莊子曰造物可稱莊子曰神入无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

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

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建

俊賢翹首良曰府謂司馬府也建

翹首立翹舉也

俊賢翹首良曰府謂司馬府也建

翹首立翹舉也

抗維此魚目唐突璵璠似珠自喻也璵璠美目

玉也喻高祖唐突謂抵觸也善曰魚目

珠璫璠魯玉也璫璠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魚目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璫璠斂孔融汝賴優劣

論陳羣曰頗有薰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

薰唐突人參也向曰涯分寔是塵汚忝厚也

一逢再造難答翁曰言千載一逢聖人不誅

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

已罪又與之官是再成於己其恩難以答也
造歲也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况千
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言
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雖則墮越
且知非報濟曰言雖致命非所能報也墮喪
白恐墮越于下毛詩曰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善曰左氏傳齊侯曰小
善本作情字王獨行屏營申謹詣廳奉白牋
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申謹詣廳奉白牋
謝聞貽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良曰今上謂梁高祖武皇帝也

初齊詔授高祖梁公加九錫高祖辭
之於是左史王璽等勸進高祖猶謙

讒未詳璽等又

任彥升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
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

曰蘭陵郡縣中都里人也劉璠梁典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屢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

上故云今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銳曰朝命天子之進也丹誠赤心也謂進赤心謂授梁也蘊與同韞奉被還命未蒙虛受向曰言高祖還讓帝善曰易曰君擢紳顯顯恭深所未達紳謂百官也顯顯敬仰貌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擢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擢挿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顯顯仰天告憩論語子曰丘未

也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法濟曰魯國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不美自今已往魯不贖人矣皆此言者言高祖不可復讓私大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入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入不贖入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高蹈於是負石戶之農夫石戶農夫負妻戴石如斯也西獨也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細行後進曰信匹夫是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成王小周公

為踐東宮履乘石爲假天子七年而不疑者蓋
公即磻溪之水釣其涯得玉璜刻曰姬受命
讓者既功得之又天命也善曰尸子曰昔
呂信之報在齊及佐周克殷遂封於齊而不
爲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洗乘石鄭司農曰
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尚書中候曰王至
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
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
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
提撰爾雖鈴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况世哲
順爲齊侍中兄懿監郢州善曰毛詩曰左
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
氏傳晉士鞅謂秦伯曰繫武子經綸草昧
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經綸草昧
深微管濟曰綸理也言經綸管理草創在冥昧之
時比孔子之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繼軌先德在民翰曰言遺德在人也謂高祖父
哲有遺德在人也謂高祖之家代有聖
順爲齊侍中兄懿監郢州善曰毛詩曰左
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
氏傳晉士鞅謂秦伯曰繫武子經綸草昧
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經綸草昧
深微管濟曰綸理也言經綸管理草創在冥昧之
時比孔子之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君社矣此又深也微無也
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善曰易子曰雲雷屯
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加以朱
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
方之後荆河是依史良曰高祖兄懿爲豫州刺
景反破左興盛十萬衆於鍾山宮城拒守懿
追斬之除侍中遷爲尚書令朱方丹徒也蒲
河懿及兄懿之功也言齊所以破惠景實依高祖之兄
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慧景走丹徒
惠景反破左興衆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懿
以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朱方吳邑也尚書禹
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慧景走丹徒
惠景反破左興衆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懿
惟貢曰荆河班師振旅大造王室號曰班還也
振造成也王室言齊室也兵入曰振旅言整師

我也左氏傳呂相曰雖累繭救宋重胝

竹尼切

楚

善攻宋墨子曰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

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或請無攻宋高誘

累胝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胝七日乃

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夜

累胝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胝七日乃

公輸般擊吳果大破之以

以善本作今觀古

曾何足云韓申包不以懿觀之墨而惑甚盜鍾功

疑不賞濟曰言東昏侯欲掩已言无德也而

也有偷鍾者將推毀之恐人聞之自掩其耳

通喻東昏侯欲自掩過也書曰功疑惟重漢崩

高功矣高天下者不賞喻懿有惟重不賞之

功善曰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鐘不可負以推毀之

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

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

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銑曰酷當痛也紂惑

微子開於宋也玉馬喻賢人也以喻東昏無

道賢人歸於高祖矣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

有金版出於庭中地曰族王禽龍逢與夏同

姓故稱族王禽言桀亦是禽也謂東昏發懿

傳懿與齊同姓其怨咎有如此也善曰左氏

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

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

臣奔去也論語陰嬉識曰庚子之旦金版剋

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閻暨尚書令懿

中書省飲鳩薨論語比考識曰放惑姐已

書出地庭中曰臣族唐王禽宋均曰謂殺

我必見禽王虐殺明公據鞍輶哭厲三軍之志獨

居掩涕激義士之心

向曰孫權兄策爲許
言悲感未視事

張昭

謂權曰方今天下沸
扶權上馬陳兵而出漢光武兄伯升爲更始

所害光武獨居不御酒肉卧枕席有涕泣處

高祖於兄如此二主三軍義士爲之激厲

也輟止也善白劉璠

荊州行事蕭顓曹建牙陳伐吳志曰孫策亡

言悲感未視事張昭

謂權曰方今天下沸

何得寝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

漢書曰馬援擾鞍顧

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

心奉忠正以故能使海若登祇馨圖效祉

書劉胤謂邵續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譖遇害

屬軍民之志

齊辭云使湘靈鼓瑟豈海若舞海若海神

楚桓公北伐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

齊桓公北伐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

山之神曰俞児霸王之君興則見祗神也

海之神齋盡而效其福祉善曰王逸曰海山

尺君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児者

人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

馬前走導也爾

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吊

推曰罄盡也

良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民一匡靖亂

過孤竹束馬懸車上辟耳之山戎

征伐之事而類於此

景從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西都賦曰天官

君吊其民一匡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

葛伯殺其君吊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

也行匪叨天功實勤濡足

銑曰介子推曰竊之財猶謂之盜

究貪天之功以爲已力申屠狄非其世將投

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入乏父母今焉

禡足故不救人而得為天

下父母濡足以救於人也

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

向曰言高祖起自

論坐鎮雅俗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門望不可與樵采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日也雅俗已見上文同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孫子吳子皆兵法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疏曰不取孫吳而闔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俗銑曰桀紂之人比屋可誅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論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比屋而封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論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向曰季氏將殺龜玉毀於犧中誰之過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論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向曰季氏將殺龜玉毀於犧中誰之過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論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向曰季氏將殺龜玉毀於犧中誰之過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論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向曰季氏將殺龜玉毀於犧中誰之過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論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奏記詣蔣公一首

院嗣宗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後辟之籍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不至得記欣然遣吏卒迎而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道風素

同注

五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舍一之德據上台

之位。龍曰：書云：伊尹作咸有一德，舍三公而就一德。

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

三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嘯嘯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繩屢辟書

始下走為首善曰既猶否也馬達書往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

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彗

夏十商字也數文似卽之於西善曰史記曰

高字子夏舊言曾子謂子襄曰春秋二白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於

卷之三

卷之三

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孔子答人

善本無
築為恭也如余卒持簾也
築二層方
曰鄒子鄒

於字者名之曰陰而耳三門牙術也燕有谷
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生黍稷衍

時居焉燕昭王敬其德而陪乘也善曰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

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擁尊失而象窮居豈

鄭玄周禮注曰陸乘參乘也子不言賓凡

翰曰布衣韋帶皆穀服韋布也善曰

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七言

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稽無鄒上之德而有

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齊曰陋鄙也大禮謂良

命辭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

塗者之路銑曰東臯籍之所居之東也譯畔也善

欲則先王之法漢書武帝制以翼戴其世主當塗之士當

薪疲病足力不彊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問之善

負薪之憂孟子言力不可彊不勝王事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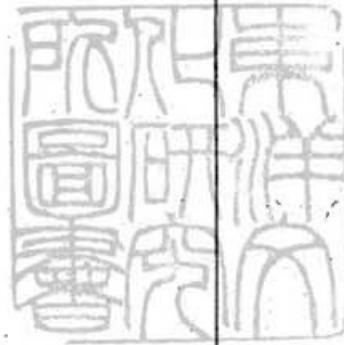
昔者有王命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仲子對善善

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王命時有善善

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韓子曰克能也善善

則庶光於所以韓子曰克能也善善

文選卷第四十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